



■吴奋勇

天高云阔，万木着色，露生微芒。清晨，叶尖上的露珠，“啪嗒”一声落进泥土里，这是秋天悄悄递来的晶莹情书。

村里，又是那个老人在念叨：“白露白茫茫，番薯垄头香。”

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到田地里。镰刀“唰唰”割断墨绿的番薯藤，堆成小山似的，接着他抡起锄头，一下一下刨开泥土，再猛地一撬，嘿！一串紫红的番薯便带着星星点点的泥土，欢快地蹦了出来。它们圆润饱满，裹着一层薄薄的细泥，泛着温润的光，真如农谚说的“白露挖薯，金玉满堂”。母亲挑着畚箕赶来，眉眼含笑：“这白露的薯啊，最通人性，紧着往甜里长呢。”我凑过去，父亲便让我念新学的童谣：“白露点秋光，薯瓢赛蜜糖。阿嬷灶火旺，煨得满村香。”

父亲是村里的代课老师，他

## 露凝薯香时

总爱给我讲：“白露前后的番薯，是老天爷赏的甜。”经过春夏的阳光雨露，又赶上这昼夜温差大的时节，薯块里的淀粉都悄悄变成了蜜糖。他还说：“白露吃番薯，全年不胃酸。”那时我只当是句老话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土里土气的话里，藏着大大的智慧。现代科学表明，番薯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就像给肠胃请的小卫士，能把胃酸乖乖“降服”。

那时，我正在上小学。中午放学铃声一响，我书包一甩就往家跑，直奔厨房。掀开热气腾腾的尾鼎，也顾不上烫手，抓起一块番薯就往嘴里塞。软糯绵密的薯肉，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，我烫得直哈气，却又舍不得放下。祖母偶尔会做咸饭。她把番薯削得干干净净，切成一厘米厚的圆片，整整齐齐码在米饭上沿的鼎边。饭熟了，番薯吸收了咸饭的香气，咬一口，既有咸鲜，又有清甜，那滋味，至今想起来都要咽口水。

最有趣的是野炊。我们揣着自家拿的番薯，或是在田里寻摸些被遗漏的小薯，跑到村头的小树林捡枯枝，然后搭石灶，忙得满头大汗。等火苗“噼里啪啦”蹿起来，把番薯往里一埋，便开始疯跑疯闹。玩累

了，扒开热灰，掏出外皮焦黑而内里金黄的烤薯。剥开烫手的皮，热气裹着焦香、甜香扑面而来，咬上一口，软糯糯，烫得直跺脚，却笑得合不拢嘴。

也有“小烦恼”。白露时节，家里总是忙得团团转。帮着摘番薯叶喂猪，切红薯晒薯干。薯块切成薄薄的片，铺在竹匾上，在秋阳下闪着金光，像摊开的书页。阿嬷一边忙活一边念叨：“这是把秋天的日头收起来呢。”到了冬天，抓上一把薯干，加点糖，煮成暖暖的甜汤，整个屋子都暖烘烘的。可小孩子哪坐得住，总惦记着玩，没少因为干活不专心挨骂。

后来我进了城，每年白露，总要去菜市场挑几个番薯。或切块与米同煮，熬一锅香甜的番薯粥；或简单蒸熟，品味最本真的甘甜。吃下去的哪里只是一口番薯的滋味，分明是对土地的敬畏，是剪不断的乡愁。

就在刚才，我路过街角的烤薯摊，青烟袅袅，甜香四溢。忽闻有人笑语：“白露了，该吃薯了。”我心里像是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，瞬间泪湿眼眶——原来那些“薯事”从未走远，它们藏在记忆深处，等一句时节的口令，便重新鲜活起来。

## 白露有信 核桃有约

■刘建峰

“白露到，竹竿摇，小小核桃满地跑。”小时候趴在奶奶膝头学的俗谚，像颗浸了蜜的糖，藏在记忆深处，一到白露就自动冒出来。

风刚褪了夏末的燥热，裹着秋凉吹过田埂，自留地那棵三十年的核桃树便有了动静，先前躲在枝叶间的青果，不知何时压得枝丫微沉，风一吹就轻轻晃动，像扎着绿围裙的小娃娃，急着探出头来打招呼。

打核桃是白露头等大事。前几天母亲就把竹筐、布袋在井边用皂角洗净，晾在铁丝上。父亲则踩着木梯，从阁楼翻出老竹竿，竹节处磨得发亮，他用粗布蘸井水擦拭好几遍，口中不停地念叨：“老伙计，今年多摇些果子。”我凑在旁边，一会儿仰头数数青果，一会儿低头摸摸布袋，盼着太阳快点升高。

等日头把树影缩短，父亲便搬木梯靠在树干上，慢慢爬到树上。他握住竹竿对准枝丫一扬，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落下，青核桃裹着黏汁往下掉。有的砸在青石板上，青皮当场裂开道缝。有的滚到脚边，碰着鞋尖还会弹一下，像在跟人闹着玩似的。我和母亲举着竹筐在树下接，眼睛得时时盯着头顶，有时核桃没接住，“咚”地砸在背上，钝钝的疼，可看着满地乱滚的青果，还是忍不住笑出声。母亲总怕我被砸着，一手举着筐，一手拉着我往边上挪，自己却往树底下凑得更近，没过多久，她筐里的核桃就堆起了尖尖。

捡满筐后就是处理青皮。刚摘的核桃很黏，母亲把它们倒在墙角阴凉处，盖上一块洗旧的麻袋说：“捂两三天才好剥。”我总偷掀麻袋看，见青皮软皱开裂，用手一捏就掉，可汁儿沾手成黑印，肥皂、草木灰搓几遍都去不掉。我皱眉嫌丑，母亲却点点我额头：“傻孩子，这是秋姑娘的印章，有它才叫收过核桃。”

剥硬壳用父亲做的小铁夹，手柄裹上旧布条防硌手。咔嚓一声，壳裂成两半，核桃仁裹着浅黄薄衣，露出雪白果肉。刚剥的核桃最鲜甜，嚼着有阳光暖香和泥土清润。母亲常撒进凉拌黄瓜里，脆爽配着鲜香。熬小米粥时丢一把，揭锅盖满厨房更是满屋飘香，喝一口心里热乎乎的。

我最惦记母亲做的核桃酥。她把核桃在石臼里捣成碎粒，再和面粉、猪油、绵白糖揉成团，搓成小丸子按扁，摆进铁烤盘，用麦秸秆小火烘。灶火温烧，甜香飘出，我总在灶台旁看。烤好的核桃酥金黄，母亲先递我一块，张嘴咬半口，烫得我直跳脚却舍不得扔掉，咬一口外皮掉渣，核桃仁化在嘴里，甜香能记好几天。

## 芦花白

■李盈

秋天的晨光透过窗棂，洒在书案一簇新采的芦花上。绒毛般的花序在微风里轻颤，恍若霜霰进驻了时光。我拈起一枝细看，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那句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先民望见的原是这般素白。

晨露未晞时，我常沿着城郊的水岸行走。秋日的风裹着荷残的清香，掠过渐黄的树梢，将阳光筛成碎金，恰如祖母温厚的手掌抚过面颊。芦苇丛就立在水湄，青绿底色已染上深浅不一的秋意，穗子由青转灰，继而透出银白，远望似一片流动的月光。它们时而低头私语，时而仰首翩跹，在碧水蓝天间勾勒出写意的线条——这是唯有秋风才能执笔绘就的画稿。

走得近了，才发觉每株芦苇都有独特姿态。有的挺拔如戟，直指苍穹；有的柔韧如弓，俯吻清波。风过处，万千芦花同时摇曳，泛起细碎光斑，宛如星河坠入尘寰。我总疑心是水波倒灌进了天空，或是云朵

落进了湖心，否则如何解释这天地交融的幻美？偶尔有白鹭掠过苇丛，雪影与银絮齐飞，竟分不清孰为生灵孰为自然。

这样的景致总引我走向记忆深处。童年时，家乡的河滩生着密不见边的芦苇。秋深时节，我们赤脚奔进苇荡，争抢着撷取最丰盈的芦花。苇絮沾满衣发，笑声惊起栖鸟，我们将那些毛茸茸的花穗比作云朵，比作绵羊，比作老人银白的胡须。最简单的游戏往往最动人：鼓起腮帮吹散芦花，看它们乘着秋风漫舞，好似把整个童年的梦都托付给了远方。

如今书案上的这束芦花，便是从旧日河滩采来的。它们插在青瓷瓶里，素白映着天青，竟生出一派淡泊气象。友人见了总笑问：“何不插些艳色？秋海棠也好，木芙蓉也罢，总胜这寡淡的苇絮。”我只是笑笑。艳极之花固然夺目，但美到浓处便成了负累，要人殷勤照看，要人费心品评。芦花却不同，它自生在野水荒滩，得天地清气而生，承霜露精华而白，不乞人怜，不争春色，自在开

谢，默然成诗。

午后读书倦了，常对着芦花出神。看阳光穿过纤柔花序，在纸页上投下斑驳影迹，忽然懂得“一花一世界”的禅意。芦花的美不在个体而在集体，单看一枝不过素毫微尘，千万丛相聚却成波涛汹涌的雪浪。这像极了人间烟火——平凡众生各如苇絮微末，汇聚成流便有了改变山河的力量。

法国哲人帕斯卡尔说：“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。”秋深时节的芦苇尤具哲思气象：它们顶着霜白的花冠，根系深扎泥淖，枝干宁折不弯。风来时暂低首，风过处复挺立，这多像我们在世事风雨中的姿态。所有思考都发生在俯仰之间，所有成长都沉淀于浮沉之际。

回到书房，重新展读《诗经》。“蒹葭苍苍”四字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原来先民歌咏的从来不只是秋水伊人，更是穿越三千岁月依然鲜活的生命情怀——我们在芦花飘雪的季节思考收获与失去，在素朴自然里找寻生活的本真，在俯仰天地时确认自我的价值。